

## 黄花红叶守重阳

岁岁重阳，今又重阳，秋野开阔菊花香。何止是菊花香，农家堆满屋檐的玉米在飘香，蹦出英角的豆子在飘香，新垛起的谷子在飘香，就连墙上高挂的红辣椒也来凑着重阳的热闹，不用清脆，不必爆炒，已将

火辣辣的香味散发了出来。

重阳这香，香满了乡村，香满了农家。何止是香满乡村农家，打开浩繁帙卷，诗词中无处不散发着重阳的馨香。

重阳这馨香，香满前朝，香满古

代，香满当今。这馨香可闻，可感，还可以化作一叶飞船，腾飞蓝天。那我们就随着诗意的飞船跃然而起，去俯瞰这悠久馨香的重阳节吧！

## 九九重阳乐尧年

乔忠延

## 重阳还来就菊花

那一日是何年何月，我至今没有考证出来，只是隐隐约约感到天气晴朗，朝阳早早照射到西墙顶上。墙边那棵椿树的梢头绿叶红得闪光。枝叶间跳跃着两只喜鹊，叽叽喳喳叫得天清气爽。孟浩然站在院中仰头翘望着，不知是看着树梢，还是盯着喜鹊，良久良久，一动不动。夫人看见了，唤他，他没理睬。夫人走近叫道：“夫君，又发啥呆？”

孟浩然回头看着夫人，没有搭话，脸上满是云翳。夫人逗他：“咋呀！处处闻啼鸟，惊碎美梦，不高兴啦？”

孟浩然还是一脸云翳，回答：“哪里，哪里，夫人戏弄我！”

夫人自然明白这是夫君又要写诗的征兆，即说：“你那花落知多少，不知落到了多少人家，还贪心不足呀！”

孟浩然只淡淡一笑，没有笑出惯常的阳光。忽然，有人叩打柴门，近前对话，一扫满脸云翳。转身返回，他灿烂着笑脸告诉夫人，田丁正在杀肥鸡，蒸软米，捎话要我去分享。孟浩然笑着去了，笑着分享美食，笑着拉呱着庄稼，笑着回到了家，笑着悠然写下：

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至田家。  
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。  
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。  
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。

这就是孟浩然历久弥新的诗作《过故人庄》。曾经有人与我交流，田丁与孟浩然为何相约“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”？这个问题能难倒学府里饱读诗书的文士，但难不倒我这个在乡村长大的田金郎。重阳日，就是重阳节。重阳节紧跟中秋节，为何不到一个月要连着过两个节？原因在于中秋节时，农人忙着收玉米，种麦子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。晚上摆着祭品，本想待到一轮圆月升起，叩头拜过，阖家畅叙天伦。可是困乏得撑不住呀，好不容易熬到月照庭院，匆匆祭过，倒下就入睡了。中秋节就这样轻描淡写地过去了。

过去了，过得不尽兴，更不尽意。节日，是礼祭的日子，也是生活的节点，应该兼具祭祀和休息两种功能。清明节、端午节和春节，都功能具备，唯有中秋节欠缺休息。农家劳作没有周末，更没假日，只有过节才能放松一下绷紧的肌肉。中秋节留下了需要弥补的遗憾，所以紧着来它个重阳节。此时秋收过了，麦种上了，既把一年汗水浇灌出的收成装满粮仓，又把来年的希望撒在田地温床，真该舒展舒展疲惫的肢体啦！是的，很快就要天凉转天寒，马上就要拾柴、驮炭，准备过冬御寒，进入新的忙碌。重阳节是一年辛劳后闲歇的最佳节点，也是不可或缺的最佳节日。

如何闲歇？对农家来说不抓农具就是闲歇。如何过节？吃香的，喝辣的就是最好的过节。吃香的，是吃炒菜，家家久违的菜碟摆上桌来，缭绕着喷喷香味。要知道困乏年月，食油匮乏，炒菜极为稀少。更稀少的当然是喝辣的：喝酒。别看读书时都在嘲笑孔乙己喝酒寒酸，可我那左邻右舍，谁也没有孔乙己“温两碗酒”的福气，顶多只能打回装二三两的一小壶酒。

就是这一小壶酒，几碟菜，给乡村的日子增添了色彩。头顶上的太阳照射着重阳节的农人，看吧，张张布满皱纹的脸上醉红着孟浩然那“把酒话桑麻”的光彩！

重阳节就是为了闲歇肢体、恢复活力吗？当然不会这样简单，还有自身的文化内涵。内涵何在？我们先读读王维的诗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：

独在异乡为异客，  
每逢佳节倍思亲。  
遥知兄弟登高处，  
遍插茱萸少一人。

据说写这首诗时，王维才17岁。这岁数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，笔下应该文采飞扬，辞藻绮丽。可他却用朴实无华的文辞写出了千古真情：每逢佳节倍思亲。打住，文风如何不是该文的话题，我注目此诗的要害在这一句：遍插茱萸少一人。而且，重点是要关注“遍插茱萸”。“遍插茱萸”说明身边的人都在插茱萸。为何要在九月九日都插茱萸，这有什么讲究？古人认为茱萸有祛病辟邪的作用，或头插茱萸枝，或臂戴茱萸囊。晋代葛洪在《西京杂记》中记载，汉高祖刘邦的宠妃戚夫人每年九月九日都要头插茱萸枝，口饮菊花酒，出游登高，尽兴而归。看来“遍插茱萸”并非唐朝才兴起，而是汉朝就

已形成风习。原因不是图好看，做装饰，是要辟邪护身。插茱萸这风俗与端午节挂艾草不无相似，都是在除邪气，保健康。

众所周知，瘟疫邪气多暴发于炎夏酷伏。端午节恰值进入炎夏酷伏的关键时刻，因而家家挂艾草，防五毒。防治五毒在活跃的季候潜入门扉，危害人身。当然，酷热高温最易造成病菌泛滥，形成瘟疫。所以，与其说挂艾草驱五毒，不如说是高悬在头顶一种警示，时值盛夏，防疫灭病不可掉以轻心。端午节携带着防患于未然的安全保健基因呀！地球上四大文明古国，至今一脉相承、生生不息的唯有中国，专家阐述的个中原因很多，我当然赞同。不过还想外加一点，就是这辟邪祛病的风俗。

这一来有了新的疑问，既然端午节挂艾草是防治炎夏酷伏瘟疫爆发，那重阳节后气温下降，由凉转

## 遍插茱萸为哪般

寒，“遍插茱萸”岂不是多此一举？如果不是前几年新冠疫情泛起，全民动员，奋力抗击，还真不好消解这个疑问。这疫情不是病菌作祟，而是病毒为害。病菌繁衍喜欢高温，病毒泛滥需要寒冷。因而，驱疫病，保健康，不只是炎夏时令应该重视，天寒冰冷同样不可掉以轻心。“遍插茱萸”，插在头顶，让大脑司令部不要放松警惕，时时提醒你防止病毒袭击，确保健康无恙。

遍插茱萸少一人，少的是谁？少的不是别人，是站在华岳之巅登高瞭望山东兄弟的王维。那山东大地不是别处，就是家乡山西。可见山西早就有插茱萸、防疫病的习俗。由此推断，明代在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，由窄乡填宽乡，是缘于山西人口众多。山西人丁兴旺不仅仅是因战乱少，死亡少，“遍插茱萸”这重阳节的风俗更不可忽略呀！

## 鼓腹击壤歌尧年

着一颗颗红枣。所不同的是，这糕馍比过年的糕馍要大得多。过年的糕馍一个笼屉可以蒸三四个，而这糕馍只能蒸一个。蒸这样大的糕馍送给谁？送给女儿，还是这年刚刚当上新娘子的女儿。

送糕馍的多是女儿的父亲，早早亲家公就留心瞪着上门的亲家公，看见进院赶忙迎进屋。这边亲热着拉话，那边紧着炒菜、温酒，接着团团坐下吃香的喝辣的。酒足饭饱，父亲打道回府，相随的还有女儿。这在重阳节的习俗上叫作送糕。从现象上说是送了一个糕馍，可从谐音上听见的是送高。乡村人常说，人敬人高，高字总是与一串喜庆词语相连，步步高升、皇榜高中、延年高寿，这糕馍便是礼敬人高。为何女家要用这糕馍礼敬男家？还不是希望两家和睦相处，还不是希望亲家善待女儿。那为何要在重阳节送糕，接着前面的话题说，这季候收获了，播种了，在婆家忙碌的女儿也该回娘家休息几天了。

看看这重阳节的风俗多么具有人情味，多么善解人意！

哎呀，敲击过快难免丢三落四。这不女儿的父亲进屋，看见屋里长辈都会拱手揖礼，还要口祝高寿尧年。高寿尽人皆知，尧年是何意思？也是高寿的意思。据说帝尧年迈118岁才辞世，因而尧年就是高寿。当然，帝尧缔造了太平盛世，让先民安居乐业，后人颂扬那盛世是尧天舜日。所以，历朝历代都把尧年拓展为理想的乐园。杨万里在诗中写：“帝捧瑶觞玉座前，彩衣三世祝尧年。”看看为帝王庆寿不只礼仪隆重，还要歌舞表演颂尧年。陆游的诗句更能打动人：“击壤歌尧年，瞑目以为期。”只要能出现尧年盛世，哪怕死去也甘心。为何陆游这般向往“击壤歌尧年”？据说，舜年帝尧出巡在康庄看见先民一边击壤游戏，一边歌之舞之，唱出了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”的欢乐景象。缘此派生康庄大道，小康人家的两个祥瑞成语。

先民闲逸着击壤歌舞，是收秋以后欢歌游戏庆丰收。那时虽然没有重阳节，可已经有了庆祝丰收、闲歌健身、走亲睦戚的好习惯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重振重阳节，光大重阳节，将之设立为老人节，进而又将这节日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这真是顺民心、得民意的大举措！这举措既光大了优秀传统，又弘扬了精神美德，让古老的节日焕发出了新时代的光泽。

重阳节，真是个承载了中华丰富精神文化的好节日！那就趁着良辰美景，让我们捧起陈年佳酿，绽开菊花般的笑靥，干杯，再干杯！



南山归来 周利芳 作